

有生之年 再走一遍

文 / 董兰娟



照片一 40年前的六朵金花

1971年，作为家中的长女，我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，带着5块钱，和对未来的迷茫恐惧离开了上海来到安徽铜陵，开始了我知青下乡的生涯。与其他的上海小囡不同，我不是因为激情燃烧的理想，也不是因为出身不专的改造，我来只是因为我的母亲不愿意她的儿子们受苦，我淌着眼泪默默接受自己的命运，这一年我17岁。

同行下乡的还有5个女孩子，我们被分到两家农民家居住，相距很近，说是方便相互照顾。下乡后我们确实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轰动，毕竟是上海女知青，光这个名头就有足够的

号召力。队里为了欢迎我们，还专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，现在看看，青春洋溢是不假，但确实愧对了上海的“洋气”。（照片一）也许，是断了退路的原因，我变得十分倔强，常常跟自己较劲，队里的男生做多少工时，挣多少公分，我也要拼着来，再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柔弱的女孩子。不过，也学会了很多东西，下田插秧、除草、割稻、养猪、烧大锅饭、种树、挑蚂蟥、打针，渐渐的在质朴老乡的帮助下成了一个劳动小能手，身体也开始强壮起来了。

1974年9月，我迎来了人生中

的第一个机会。我们十几个上海知青，和二十几个本地青年，被突然通知转到五七干校教师临时训练班学习。报到的时候，我依然懵懂，不知道是要学什么，学了做什么。后来校长训话，说你们是被挑选出来的革命种子，是毛主席信任的红小兵，现在需要你们好好学习文化知识，今后走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师道路。我又惊又喜，觉得周遭的目光都是那样的温暖，人生第一次有了荣誉感，有了使命感，仿佛一扇金光灿烂的大门向我打开了。

如今，我作为高级教师退休回到

了上海，和老伴儿、儿子在上海幸福的生活。有时候也会回到下乡前的老房子看看，回忆一下当年的岁月。仔细想想，似乎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时光，都留在了铜陵。上海反而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。

这次，收到同学群的通知，说今年是四十年大庆，散落在各地的同学们约好一起回铜陵相聚。我们当年的六名上海女知青又聚在了一起，大家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。一会说你还是吃得那么多，难怪当年叫你小“饭

桶”；一会儿说就你最讲究，你是我们永远的“大小姐”；一会笑着说林妹妹长胖咯，变成宝姐姐了；一会儿说，还是你当年烧的大锅饭好吃，不知道山芋馍馍还有没有了……男生们也毫不示弱，纷纷介绍自己这多年的成绩，教了多少个上北大的学生，多少个上清华的，多少个上同济的，多少个留学了，多少又回来当海龟创业成功的。老祝最好笑，他说我不跟你们比这些，我现在还在发挥余热，我已经联系了以前队里的小倪，我准备

回我们以前插秧旁边的那个古庙么，我准备招商引资，开发一个文化旅游项目，把铜陵的好山好水介绍出去。（照片二）

我这次回乡，真的是感慨万千，惊的是时间居然流失的这样快，当年的小毛头们，都已经两鬓斑白了。喜的是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足，腿脚也都还不错，算是保持了很好的“年轻态”吧。岁月真的偷走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它悄悄的为我们留下了“幸福”……



照片二 现在的六朵金花（第一排从左起顺数六位）